

[香港] 岑凯伦著

戏情



17.5
18

的爱，甜甜的爱，
令人陶醉；
真挚的爱，执着的爱，
令人刻骨铭心。

责任编辑 阿 晓

装帧设计 苏家杰

书 名 戏 情
编 (著) 者 岑凯伦
出 版 者 深圳市海天出版社
发 行 者 深圳市海天出版社
印 刷 者 广州7215工厂华兴分厂
版 次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
印 张 5
印 数 50000
I S B N 7—80542—233—8/I·59
定 价 2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岑凯伦——人尽皆知的香港著名女作家。她的几十部作品，给人们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回忆。朋友，你一定在企盼着她的最新佳作吧！现在就为您献上岑凯伦1989年夏季刚完成的新作《戏情》。这部作品在港台一出版，便抢购一空，畅销空前。

世上多少恋人，在爱的海洋中遨游：欢乐、痛苦、幸福、悲哀、纯真、世故……

纯情美丽的少女小咪，将珍贵的初恋之情倾注在富家公子姚南山身上，是那样痴情，那样倔强。她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把南山追到手。姚南山，高大、英俊而潇洒，使女孩子一见动情。他热恋着小咪，却深爱着极富女性魅力的思思。

小咪追南山，神迷情醉；

思思爱南山，刻骨铭心。

谁能从茫茫情海里奋力游到彼岸，寻求到情的乐园，爱的真谛呢？

年轻的朋友，读完这部作品，你将受到爱的启迪，人生的思索，在这喧闹的人世上寻得一块宁静的自我世界。

〔一〕

1

彩色的圈圈：幻想！

女孩子都喜欢幻想，一闭上眼睛，就是白马王子、花球、蜜糖、蓝天……

我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要把姚南山追到手。

女追男，隔层纱，可是，我追求姚南山可真不容易。

姚南山是我的表哥，二十五岁，高大、英俊、风度翩翩。

他是个独生子，脾气很坏，可是，追求他的女孩子仍然有一大堆。

我算是比别人占了优势，因为我是他的表妹，大家常有会见面，可是，他对我总是满不在乎，喜欢的时候，一天来看我一两次；不喜欢的时候见了面也不跟我说话。

他爱我吗？

他为什么又跟别的女孩子鬼混？

他不爱我吗？

可是，他每一次把我介绍给朋友，总是拥着我的肩膀对

人说：“我的小情人！”

如果说我比不上他那些女朋友，那就是更加没有理由，因为谁都说我漂亮，而且我又年轻，数来数去还不够十八岁。

事实上，也有许多男孩子追求我，但是我讨厌他们。

我就死心眼钉住姚南山。

这些日子不好过，三天开心两天寂寞，我只要见到表哥就高兴，看不到他就无聊愁闷。

表哥，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找我了！

他又跑到哪里去？

我双手托着头，深深的望着天上的白云。

幻想：又是白马王子。

突然，花园的大铁门打开，一个长长的影子走了进来。

我连忙抬起头，看见穿红衬衫白长裤的姚南山，正向我走过来。

“表哥！”我跳过去，捉住他。

“嗨！”

“怎么好久没有来？”

“忙啊！”

“忙些什么？”

“忙这忙那，”他摊一摊手：“我根本就是个忙人。”

“是不是忙着拍拖？”

“傻瓜，”姚南山捏一下我的脸：“除了你，我还会跟

谁去拍拖？”

听了这句话，我由脸上一直甜到心里。

“有空吗？”

“正坐着等你。”我坦坦白白的说。

“我今晚带你去参加一个舞会，好吗？”

“好极了！我已经很久没有跳过舞。”我仰起脸，兴奋的问“在哪儿？”

“山顶，佐治的家。”

“佐治钱多着，每隔几天，总要找一点小玩意儿欢乐一下。”

“当然啦！他爸爸是银行家。”

“佐治是个独生子？”

“不，他还有一个弟弟。”

“我怎么没见过？”

“他一直在美国念书，已经去了七八年。”

“他弟弟一定像他一样，在美国玩到连家都不会回来了。”

“那你猜错了。”姚南山摇下头：“他的弟弟斯文得像女孩子，一点也不喜欢玩。”

“真奇怪，他们两兄弟一定合不来。”

“你又猜错了，”姚南山点一下我的鼻尖：“佐治最爱他的弟弟，前天加浩由美国回来，佐治立刻把他介绍给我们，而且还大大的请了一次客。”

“佐治那样贪玩，而他的弟弟又爱静，他们怎会合得来？”

“加浩很乖，不大喜欢说话，而佐治比他大上十年，对这个小弟弟难免会疼爱，听说他们一家都喜欢这个幼子。”

“那末，他算是天之骄子。”

“你也是个娇娇女呀！三姨就只有你一个宝贝命根。”

“你呢？姨妈、姨丈不疼你？”

“别提了，老头子寒酸得要命，叫他给我买一辆汽车，他总是把日子往后拖。”

“你的汽车不是还很新吗？”

“一年了，还新？佐治三个月换一次汽车。”姚南山向半空挥着手。

“不要生气。”我拉着他的手：“姨丈不买，我叫爸买给你。”

“那不可以，妈妈知道了怨死我的。算了！”姚南山看一看手表：“现在还赶得及，我们去看一场电影。”

• • •

南山的汽车停在门口，我看见屋子里亮着淡紫色的灯光。

音乐声和隐约的笑声由屋子里传出来，我走出汽车，看见园子内那株大大的针松树上，挂满许多彩色的灯泡。

南山拖着我的手走进花园，音乐声越来越近。

走进屋子，一个穿金色长袖皇子装衬衣的男子走过来，

是佐治。

“南山，怎么这么迟？”佐治嚷叫着。

“等小姐化妆。”

“噢！小咪。”佐治迎上前拖着我的两双手：“桃红色的裙子，好漂亮呀！”

我笑着低下头。

“南山，我能不能吻一下你的小情人？”

“请便！”南山满不在乎的伸一下手。

佐治吻一下我的脸。我记得他第一次吻我的时候，我惊叫着躲到南山的身后，引得佐治和南山哈哈大笑。后来南山向我解释，佐治根本没有存坏心，只不过闹着玩罢了！

这已经是第四次了，因为我一共见了佐治四次，我大大方方仰起脸，让他吻了一下。

“唔！南山，你这小情人漂亮又听话。”佐治开心的笑。

“占够便宜了吧！”南山揽着我的腰，带我走了开去。

大客厅内大约有二三十人，通往露台的平台上，有一队五人乐队在演奏音乐，客厅中央有几个人在跳舞。

天花板上那盏巨形水晶灯关上了，只有地板上的紫色地灯在亮着。

气氛多罗曼蒂克。

一个穿制服的男仆推了一架餐车过来，南山取了一杯柠檬汁给我，他自己却要了一杯酒。

“小孩子不要喝酒！”

我呶一呶嘴，我不喜欢南山叫我小孩子。

乐队奏着“乐与怒”的音乐，南山替我接过杯子说：
“我们跳一个舞！”

我和南山面对面，兴奋的跳着，忽然佐治老远的叫着：
“南山！”

我和南山停了下来，佐治走过来，指住大门口说：“南山，你看谁来了？”

我和南山一起向大门口看去，我看见一个披着长发的少女，由于灯光太暗我看不清楚她的脸，不过她的身材却是极出色的，她穿了一条黑色的露肩长裙，她的外表充满着吸引力。

南山抛下我向她走过去，两个人在门口说了一会，然后并肩走向露台。

我很生气，南山总爱一声不响就走了。

“她是谁？”我问佐治。

“刚才那位小姐？”佐治接替南山和我跳舞：“她叫思思。”

“南山表哥怎会认识她的？”

“思思是他以前的情人呀！”

“情人？”我好像被人刺了一下，跳了起来。

“那是两年前的事，那时候你还小吧！”佐治说：“南山和思思也真奇怪，他们三天好，两天吵，真是一对小冤

家。”

“为什么以前一直没见过她？”

“她去了日本两年，前几天才回来。”

“你怎么把她请来了？”

“我昨天碰见她，她告诉我想起南山，于是我就把她请来了。”

我停下来，没有心情再跳。

“妒忌了，是不是？”佐治托起我的下巴：“不用担心，南山和思思好不长久的，过不了几天，南山又回到你身边来了。”

我闷得发慌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，有男孩子过来请我跳舞，我全都推了。

我要了一杯橙汁，喝着。

“小姐，可以赏脸陪我跳一个舞吗？”

他的声音温温柔柔，有点动情，我忍不住抬头看他。

他有一张白净的脸，高瘦的个子，穿一套银蓝色的西装。

他样子算不错，可是，他可没有南山那样迷人。

“对不起，我的腿痛着，不能跳舞。”

“可是你刚才不是跳得很好吗？”

我悻悻的盯了他一眼，他竟然想揭穿我。

他在我身边坐下来，他说：“佐治说，南山和思思在一起，是不会分开的，你还是自己痛痛快快的玩一玩吧！”

“走开！少跟我噜嘛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凶？以你这样漂亮的小姐，应该是很温柔的。”

我别转了脸，不睬他。

“我们到花园走走好吗？那儿有一个闪着灯的喷水池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我沉声答：“你喜欢自己去！”

“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！你一个人多么寂寞。”

“你不要理我好不好？”我求着他：“我只要清静，不要人陪。”

“一个人怎能坐一晚，还要橙汁吗？”

“不要！”我烦死了：“你怎么这样讨厌？”

他没再说话，也许我的话伤了他。

我有点儿抱歉，可是，我今晚心情特别差，见了人就想骂。

我站起来，想一想，走到露台。

我到处找，看见南山和思思并肩站在露台上，南山用手搂着思思的腰。

我走过去，大声叫：“表哥！”

南山和思思一起回过头来，南山望着我，皱了皱眉头说：“跑过来干什么，为什么不去跳舞？”

“没有舞伴怎能跳？”

“里面那么多男孩子，没有人陪你？”

我望了思思一眼，她也在看着我，她的样子很媚，怪不得南山喜欢她。

“我不喜欢和他们跳。”我咕噜着。

“她是谁？”思思问。

“她是我表妹，小咪。”

“啊！你以前提过的。”思思点一下头，对我似乎没有敌意。

“表哥，我要走了！”

“刚来一会怎么要走，多玩一会儿吧！”南山说：“叫佐治给你介绍几个男孩子。”

“不，我说过不喜欢他们。”我嚷着，又急又气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扫兴，”南山握着手：“你要回家，自己先走！”

“我？我又没有汽车，怎样走。”我扯着他：“是你带我来的，你应该送我回去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讨厌。”南山望了望思思，摇一下头。

“送她回去吧！”思思推开南山说：“我怕人家吵。”

“你会在这儿等我吗？”

“唔！”思思点一下头。

“我送她回去，立刻回来。”南山一手拉住我，没好气的说：“走吧！”

他一直像牵死狗似的把我拖到车上，汽车开出大路，我

一面抚着被拉痛的手，一面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残忍？”

“什么残忍？”

“你瞧，我的右手都肿了？”

“谁叫你嚷着要走？”

“谁叫你跟着别一个女孩子走不理我？”

“你在跟我吵？”南山大声问。

“吵又怎样？”我的小姐脾气也很重：“你今次这样对待我，我不应该跟你吵？”

“我最讨厌吱吱喳喳的女人，”南山怒着说：“我不送你回家，下车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看了看前面寂静的山路：“你在这儿掉下我？”

“下车！”南山推开车门，把我推下去。

“不！”我哭叫着。

南山用力推，我不能不下车。

南山拍上车门我在狂叫，汽车掉转头，飞也似的开走了。

我擦着眼泪，呜呜的哭。

山路静得叫人害怕，我瑟缩着，盼望有一辆车经过。已经夜深了，山顶的住户的人又睡着，那里还有什么计程车？私家车也好，可以搭搭顺风车。

可是，路上仍然静，只有一些古怪的虫声，我越听越怕，放声哭了起来。

忽然，一辆车慢慢驶了过来。

我连忙跳出路中央，高举着两只手。

汽车在我前面停下来，车门开了，有人说：“上来吧！”

我立刻爬上车，掩着胸口，喘了一口气。

车仍然停着，我望一望司机，立刻吓了一跳，原来他就是刚才邀请我跳舞那个白净的男孩子。

“是你？”

“不错，小咪小姐。”

“你刚巧要走？”

“不，我是特地来接你的。”

“接我？”我诧异起来。

“你和南山走的时候，我刚巧在花园，可是不到十分钟，南山便回来了，我感到奇怪，于是我问南山，你是不是住在附近？南山告诉我，他在半路把你推下车，于是，我立刻开车出来看看。”

“你似乎很关心我。”

“唔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一定要有理由吗？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，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“但是我知道你的名，我认识你！”

“这就是你关心我的理由？”

他摊一摊手，然后他问：“你住在那儿？”

“九龙塘！”

“天，还要过海。”

“我又没有要求你送我回家，你可以在市区放下我。”

“不，我一定要送你回家，夜深了，一个女孩在路上走不方便。”

“谢谢你的仁慈。”

他打着火，汽车开出了，我们一起过海，然后，他送我回家。

他把汽车停在我的门口。

我开门下车，说了一声谢谢。

“小咪小姐，你连我名字都不想知道？”他拉着车门问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徐加浩！”

“好吧！徐先生，再会。”

“晚安！”

我睁开眼睛，立刻看见梳妆台上放着一瓶新鲜的白玫瑰。

我最喜欢玫瑰，尤其是白色的。

而知道我喜欢白玫瑰的，除了我的家人，就只有我的南山表哥。

一定是他买花来道歉，他一定发觉自己昨晚所作的一切太过份了。

我很兴奋，连忙按开对讲机。

不一会，服侍我的亚三走进来，她说：“小姐，醒了。”

“亚三，这束白玫瑰，是不是表少爷送来的？”

“不是表少爷，表少爷没有来过。”亚三说：“是徐少爷送来的。”

“徐少爷？哪一个徐少爷？”

“是昨天晚上送你回来的那一位。”

“是他！嘿！”

“小姐你要起床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还要躺一会。”

“我去给你做早餐。”

“我不要吃早餐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出去，我要静静的躺一会。”

亚三轻轻掩上门出去，我重新躺回床上，当我想到表哥昨晚和思思在一起，我的心，充满了恨。

表哥口口声声说我是他唯一的爱人，可是为什么一见了思思就抛下我，思思又是他的什么人？

表哥冷落了我，我恨他；还有那什么徐加浩，他大清早送什么花来？

他分明想刺激我。

我霍地跳起床，一手抓起了那束白玫瑰，狠狠的把它扔出窗外。

我的小姐脾气很重的。

我在床上躺了半天，腰骨都疼了才肯起床。

吃过午饭的时候，亚三告诉我：“徐少爷打过两次电话来，他问你醒了没有。”

“他怎会知道我的电话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啊！”亚三有点慌张。

“多半是你告诉他了，他给了你多少钱？”

“他没有给我钱，我发誓。”

“我相信你没有要钱，但是，电话一定是你告诉他的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我警告你一次，下一次我可不会饶你。”我正色说：

“姓徐的再打电话来，你告诉他，我不喜欢他，叫他别再来打扰我。”

“知道了！小姐。”

吃过饭，我换了一件黄色的背心裙热裤，我去找南山算算昨天晚上的账。

到南山的家，姚家的佣人看见我，有一点不安的样子。

“表哥呢？他在不在家？”我问。

“在，在，不过……”